

不可抗拒的爱



[法] 莫泊桑 著

李仓人 林京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法〕莫泊桑 著

李仓人 林 京 译

不 可 抗 拒 的 爱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Guy de Maupassant
FORT COMME LA MORT
Illustrations de Andre Bouillet
Gravees Sur Bols Par G. Lemoine
Editions Albin Michel
Paris—22, Rue Huyghens, 22—Paris

不可抗拒的爱

〔法〕莫泊桑 著

李仓人 林 京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四川省泸州市印刷厂排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78千字 插图1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200

书号 10115·493 定价 1.25 元

(内部发行)

内 容 提 要

巴黎著名的肖像画家奥里维埃，与美丽的吉耶罗阿伯爵夫人有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伯爵夫人对画家的爱日益浓烈，画家却对她的女儿安内特萌发了爱慕之心。嫉妒，促使伯爵夫人匆匆将女儿嫁出去。画家绝望之余，怀着对安内特强烈的、“不可抗拒的爱”，投身车轮下……

作者以纯熟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堕落、腐败。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者后期的这部作品流露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在阅读时，对这些消极方面，我们应持批判的态度。

本书对从事研究莫泊桑及其作品的同志，无疑是一部不可缺少的资料。

第一部

阳光从天窗落进宽敞的画室。这是一大块正方形的、闪光的蔚蓝色，一个明亮的洞，外面是无限遥远的蓝天，一群群小鸟迅速地飞过去。

但是令人喜悦的光线不容易进入这间挂满帷幔、高大严肃的房间，光线在织物上减弱了，在门帘上渐渐消失了，几乎照不进阴暗的屋角落，只有在那些屋角落里，金黄色的画框象火焰一样明亮。平静和睡眠似乎在房间里给幽禁起来，这是艺术家的住宅的平静，然而人的灵魂却在这里辛勤地劳动。在这些墙壁当中，存在着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动荡着，因为激烈的努力变得衰竭，好象自从它平静以后，一切都会疲累、虚弱。在生命发生危机以后，一切都仿佛死去了，一切都安睡了，家具、织物，画布上没有画完的大人物的像，

如同整个住宅曾经受过它的主人的疲劳，和他一样操劳，每天都参与他的逐日重新开始的斗争。房间里飘动着一种颜料、松脂和烟草的相混的气味，毯子和凳椅上都沾染了这样的气味。除了打开的窗子外面掠过的燕子尖锐短促的叫声和在屋顶上面隐隐约约听得见的巴黎的模糊的嘈杂声，就没有别的声音打破这沉闷的静寂。奥利维埃·贝尔坦躺在他的长沙发上，慢腾腾地从嘴里一口口吐出香烟的蓝色的烟，一小朵一小朵的烟云断断续续升向天花板，只有这些烟云在扰动着沉寂的气氛。

他的茫然的目光望着遥远的天空，他在追寻一幅新的图画的主题。他该做些什么呢？他还丝毫也不知道。况且，他不是个坚决果断、充满自信的艺术家的，而是一个总是惶惑的人，在如何表达艺术这方面，他的优柔寡断的灵感始终犹犹豫豫。他富有，有名，得到了所有的荣誉，可是在走向他的晚年的时候，他却依然象一个还不知道怎样明确地向某一个方向前进的人一样。在画过那么多历史场面以后，他曾获得“罗马奖”^①，他成了传统的保护人，促使人回想的人，接着，他使他的倾向现代化，他怀着对传统的回忆，画活着的人物。他聪明，热情，是幻想多变的顽强的工作者。他醉心于他的艺术事业，他对它太了解了。由于他思想灵敏，他获得非凡的创作技巧和极其灵活的才能，这种才能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他的犹豫和他在各个方面的尝试。也许，因此上流社会对他的优美、雅致和正派的作品突然产生的迷恋也影响了他的性格，同时阻碍着他成为他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变成的

^① “罗马奖”是法国政府设立的给一些优秀的画家、音乐家、雕塑家等的奖金，得奖者用以作为去罗马进修的费用。

人。自从他一开始就得到成功以后，取悦于人的欲望便无时无刻不在打扰他，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欲望悄悄地改变了他的道路，减弱了他的信心。此外，这种取悦于人的欲望在他身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更加给他增添了荣誉。

他的彬彬有礼的风度，他的所有的生活习惯，他对自己的精心修饰，他旧日的既有体力又很机灵、善于击剑和骑马的声望，在他日益增长的声誉上又加上许多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他的那幅《克娄巴特拉》^①使他一举成名以后，巴黎忽然都迷恋上他了，接纳了他，热烈欢迎他。他顷刻间就成为那些杰出的上流社会的艺术家中的一名。人们经常在森林^②里遇见他们，沙龙^③都争相邀请他们，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法兰西研究院就接受了他们。他就是这样象一个征服者一样，在全巴黎城的一片赞美声中走进了这个行列。

幸运疼爱他，爱抚他，把他带到了老年的前夕。

他感觉到屋外是一个风和日丽、充满生气的好日子，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他开始寻求一个富有诗意的主题。吃过午饭，吸过香烟，他觉得有点儿昏昏沉沉，他对着空中望，沉思着，在蓝色的天空中设想着一些匆匆而过的人物画像，如象林中小径上或者人行道上的风姿优美的女人，水边的情侣，对这一切雅致的想象他都觉得很得意。这些多变的图象在天空一个一个地出现，在他的眼睛看到的五颜六色的幻觉

①克娄巴特拉，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以美艳著名，罗马统帅恺撒入埃及，曾为她所迷。

②森林，这里专指布洛涅森林，是巴黎市西郊的游玩的地方。

③沙龙，原意是客厅，这里指上流社会人家客厅，为谈论艺术、文学、政治的场所。

里，它们隐约模糊又变幻不定。燕子好似飞箭一样，不停弇横空飞过，仿佛想把那些图象划去，就象大笔一扫一样。

他什么也没有找到。所有这些依稀可见的人像就与他曾经画过的某些东西相似，所有这些显出形象来的女人都是他的艺术家的一时的幻想诞生出的女人的女儿或姊妹。一年以来，一种模模糊糊的忧虑一直困扰着他，那就是担心筋疲力尽，总是重复一些旧的题材，灵感枯竭。每当他回顾他的作品的时候，每当他没有能力构思新的主题、发现新的事物的时候，这种忧虑就更加清楚了。

他懒洋洋地站起来，去找他的放在许多乱放的画稿当中的画夹，看看是不是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在他身上激起一个念头。

他一面吸着香烟，一面翻看 he 收藏在一只古老的大橱里的那些草图、速写、素描，接着，他很快地就对这样徒劳无益的寻找感到厌倦了，因为疲劳，精神上也受到了伤害。他丢掉香烟，用口哨吹着一支很平常的歌曲，弯下身子，在椅子底下拿起一只放在地上的沉重的哑铃。

他用一只手撩起遮住镜子的帷幔，这面镜子是他用来检查被画的人的姿势正确与否，核对角度，检验真实情况的。他看着镜子，舞弄起哑铃。

他在美术界，因为他的力气大而闻名，而在社交界，因为他的漂亮而闻名。现在，年龄对他是沉重的负担，使他增加了体重。他身体高大，双肩宽阔，胸部结实，虽然他每天练习击剑，持续不断地骑马，可是他却象一个古代的角斗士那样，有一个挺起来的大肚子。他的脸，尽管和过去不一样，可是仍旧是那样俊美，引人注目。浓密的短短的白发，

使得在灰色浓眉下面的黑眼睛更加炯炯有神。他的唇髭很厚，是一个老兵的唇髭，现在还几乎是褐色的，它赋予他的外貌一种少有的刚毅和自负的特征。

他站在镜子前面，脚跟并在一起，身体挺直，他举着两个铁球^①用他的肌肉发达的胳膊有规则地上下左右移动着，同时他得意扬扬的目光望着自己平静的、有力的体魄。

但是，在照着整个画室的镜子里，他突然看见门帘抖动，接着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脑袋，就只是一个脑袋，向里面张望。

在他身后一个声音问道：

“这里有人吗？”

他回答：“有人，”同时转过身来。他把哑铃放在地毯上，带着一种有点儿勉强灵活的动作，向门口奔去。

一个穿着浅色服装的女人走了进来。他们握手的时候，她说：

“您在锻炼身体。”

“是的，”他说，“我学孔雀一样，我让人当场逮住了。”

她笑起来，又说道：

“您的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您总是一个人在家，所以不叫人通报便进来了。”

他朝着她看。

“天哪！瞧你多么美，多么漂亮！”

“是的，我穿的是一件新衣服。您觉得好看吗？”

^①即指哑铃。

“很可爱，非常匀称。啊！可以说，在今天人们具有了对色调的感受力。”

他围着她走，轻轻地拍着衣服料子，用手指尖更改衣褶的地位，就象一个妇女时装设计师一样懂得女人的服饰，他一生都在使用他的艺术家的思想和运动员的肌肉，拿着画笔，描绘善变的、细致的流行式样，表现出藏在和幽禁在丝绒和绸缎底下或者雪似的花边底下的女性的风韵。

他最后说道：

“太出色了。这和您太相配了。”

她任凭自己受到这样的赞美，因为自己的美丽和得到他的喜爱，心里说不出的得意。

她已经不太年轻，可是还是很漂亮，身材不高，有点发胖，可是鲜艳，她的光彩使她的四十岁人的肌肤透出一种成熟的意味，她象那种无限期地开放的玫瑰，直到开得过于茂盛的时候，才会在某一个时刻落光。

她在金黄色的头发下面，保持那些不会衰老的巴黎女人的灵活和有朝气的优美风度，在她们身上有一种惊人的生命力，一种用之不竭的抵抗力，她们在二十年里，始终没有改变，不会被消除，而且得意扬扬，她们首先关心她们的身体，而且爱惜她们的健康。

她撩起她的面纱，轻声地说：

“怎么，不吻我吗？”

“我吸过烟，”他说。

她说：“呸！”然后伸出嘴唇，“糟糕。”

他们的嘴碰到一起了。

他拿过她的小洋伞，替她脱掉春天穿的紧腰上衣，他的

动作迅速熟练，说明他习惯了做这种不拘礼节的事情。等到她在长沙发上坐下以后，他很有兴趣地问道：

“您的丈夫好吗？”

“很好，他现在应该正在众议院里发言呢。”

“啊！讲些什么？”

“当然象平常一样，讲甜菜或者菜油这些事情。”

她的丈夫吉耶罗阿伯爵，是厄尔省的众议员，对于一切农业问题有专门的研究。

她看到在屋角里有一张她没有见过的画稿，就穿过画室走去，同时问道：

“这是什么画？”

“我才开始画的一张粉画，是德·蓬泰芙公主的画像。”

“您明白，”她认真地说，“如果您又开始画女人的像，我便要关闭您的画室。这样的工作会带来什么结果，我可太清楚了。”

“啊！”他说，“总不能重复画安妮的像啊。”

“我却希望是这样”。

她仔细观看这张已经开始的粉画，那样子就象一个对艺术问题很内行的女人。她走得离远了一点，又走到画前面，用手遮在眼睛上面，又寻找一个位置放画，可以让它受到最好的光线，最后她表示满意了。

“画得太好了。您的粉画画得非常成功。”

他受到恭维，低声说：

“您这样认为吗？”

“是的，这是一种精巧的艺术，需要很多高雅的才能。这不是粉刷匠能够做得出来的。”

十二年来，她鼓励他向优雅的艺术发展，反对他折回到简单的现实上来，由于考虑到上流社会要求的优雅，她亲切地把他推向略微矫揉造作的雅致的理想。

她问道：

“公主是怎样的人？”

他不得不把无数各种各样的详细情况告诉她，那都是女人们的带着嫉妒意味的、微妙的好奇心渴望知道的。他从对公主的梳妆服饰的看法到对她的智力的评价都说了。

她突然又问：

“她对您卖弄风情吗？”

他笑了，起誓说没有这回事。

于是她把双手放到画家的两肩上，凝视着他。强烈的怀疑的欲望使得她蓝色的虹膜中间的圆瞳孔微微颤动，在那虹膜上有一些难以觉察的、好象溅上的墨水点一样的黑点。

她又低低地说：

“她真的不卖弄风情？”

“当然真的。”

她又说：

“不过，我一直很放心。现在您除了我不再爱任何人。完了。对别人来说已经完了。太迟了，我亲爱的朋友。”

他心头掠过一种痛苦的轻微颤动，那是成年的男人当别人对他们说到他们的年龄的时候，总会感觉到的，于是，他低声说道：

“今天，明天，和昨天一样，安妮，在我的生活当中，过去只有您，将来也只有您。”

她挽住他的胳膊，又回到长沙发那里，要他坐在她的身

边。

“您在想什么吗？”

“我在寻求一个图画的主题。”

“什么主题？”

“我不知道，因为我还在寻求。”

“这几天您在做些什么？”

他只得把哪些人来看过他，参加过什么聚餐和晚会，和别人谈过些什么话和交谈的闲话，全部告诉了她。他们两个人对社交界的生活当中的所有琐碎的事情都感兴趣。微小的敌视，众所周知或者受到猜疑的私情，讲过千百遍和听过千百遍的对于同样的一些人，同样的一些事件，同样的一些观点的评论。这些，都把他们的精神卷到所谓的巴黎生活的这条混浊动荡的河流里，并且沉溺到水底下。他是一个艺术家，认识所有的人，在所有的阶层里到处受到欢迎，她呢，一个保守党众议员的风雅的妻子，他们都擅长这种法国式的闲聊，它风趣，平常，含有敌意但很亲切，非常机智但又空洞，这种闲聊的本事带来一种特殊的名声，使得那些舌头喜欢播弄是非的人非常嫉妒。

“您什么时候来吃饭？”她突然问道。

“听凭您高兴。您说是哪一天？”

“星期五。我请了德莫特曼公爵夫人，科尔贝勒夫妇和卡萨迪厄，欢迎我的女孩回家，她今天晚上就回来了。不过，别说出这件事。这是一个秘密。”

“好的！我接受。我很高兴再看到安内特。我有三年没有看见她了。”

“对呀，是有三年啦！”

安内特起初是在巴黎父母跟前抚养大的，后来成为她的外祖母帕拉丹夫人最心爱的宝贝。帕拉丹夫人眼睛差不多瞎了，整年住在厄尔省她的女婿的产业隆西艾尔别墅里。老太太渐渐地越来越不肯让那个孩子离开她的身边。吉耶罗阿夫妇因为关心农业和选举各种事情，不断地上这里来，几乎有一半时间在他们的别墅度过，因此，后来他们只是有时把女孩带到巴黎去一下，而且她也不大喜欢城市里幽禁似的生活，她更爱乡间自由和忙乱的生活。

三年来，她只到过一次巴黎，伯爵夫人希望使她离得远远的，让她在确定进入社交界的那一天以前，心上不会引起任何新的爱好。吉耶罗阿夫人给她两名受过高等教育、得到过毕业文凭的女教师，她自己增加了去她的母亲和她的女儿身边的次数。况且，安内特住在别墅里对老太太来说几乎成了不可缺少的同伴了。

以前，奥利维埃·贝尔坦每年总要到隆西艾尔住六个星期或者两个月，可是这三年来，风湿病把他带到远方的温泉城市，这些城市重新引起他对巴黎的热爱，他每次回到巴黎就不再能够离开它了。

小女孩在原则上只有秋天才能回家，可是她的父亲突然对她的婚事产生了一个计划，叫她快来立刻和那个预备给她做未婚夫的法朗达尔侯爵见面。此外，这个打算非常保密，只有奥利维埃·贝尔坦能从吉耶罗阿夫人那里知道内情。

他问道：

“那么说，您的丈夫已经决定好啦？”

“是的，我也认为他的想法很不错。”

她又谈到绘画上来，指望他能下决心画一张基督像。他

不同意，他认为世界上基督像已经太多了，可是她坚持己见，不肯退让，而且显得不耐烦起来了。

“啊！如果我也懂得画，我就把我的构思告诉您。那是一幅非常新颖、非常大胆的画像。人们把他从十字架上移下来，那个双手松开的人让整个身子都落下来^①。他倒下了，对着人群摔倒了，那些人举起手臂迎接他，扶住他。您领会了吗？”

是的，他领会了。他甚至发现这个想法很别致，可是他现在正热衷于艺术的现代性。这时候，他的女朋友躺在长沙发上，伸出一只穿着精美的皮鞋的脚，让人能看到在几乎透明的袜子里的肌肉，于是他大声说道：

“瞧呀，瞧呀，这才是应该入画的，这才是生命。一只女人的在衣裙下露出的脚！在这里面什么都能放进去，真理，欲望，诗。再没有什么比一只女人的脚更优雅更漂亮的了，而且它是多么神秘，藏在衣服底下，看不见，耐人寻味！”

他盘膝坐在地上，握住了那只皮鞋，把它脱下来，那只脚，从皮鞋中出来后，就象一头动个不停的小畜生似的，因为别人给了它自由，感到意外地直摇动。

贝尔坦又说：

“这多纤细、雅致和肉感，要比手还肉感。安妮，把您的手拿给我看。”

她戴着很长的手套，一直到胳膊肘儿那里。她就抓住最上面的边，很快地拉了下来，翻转着拉，就象蛇皮似的。胳膊露出来了，雪白、肥壮、圆滚滚的，一下子裸露在外面，给

^①指耶稣基督。

人一种完全赤裸的和大胆的感觉。

她伸出手，让它垂下来。白色的手指上，戒指闪闪发光。细长的粉红色的指甲，好象多情的爪子，长到这个女人的娇小可爱的指尖上。

奥利维埃·贝尔坦带着赞赏的神情，温柔地抚弄着那只手。他让那些手指活动，好象在玩一些肌肉做的玩具。他说道：

“多么古怪的东西！多么古怪的东西！多么可爱的小手，聪明灵巧，人们要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写书，织花边，造房子，筑金字塔，造火车头，做糕点，还有抚爱，而抚爱是它做的最好的事情。”

他把戒指一只一只地取下来，当结婚戒指上的一根金丝落下来的时候，他微笑着低声地说：

“法律，让我们来致敬。”

“蠢话！”她说，显得略微有点儿不高兴的样子。

他一向喜欢开玩笑，这种法国人的习性给最严肃的感情加上一个爱嘲弄的外表。他时常无心地惹她伤心，他不懂得掌握女人们的细腻的心理变化，也不知道辨别神圣的范围，就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特别是每次他带着亲密的玩笑谈到他们的关系是这样长久，是十九世纪的爱情中最好的一个例子，这时她就十分生气。她沉默了一下，问道：

“您愿意领我们，安内特和我参观预展吗？”

“我想当然可以。”

于是她问他在下一次画展①中哪些画最出色。这个展览

①是一种定期举行的美术展览会。

半个月后就要开幕了。

可是，她也许想到了已经忘记的要买东西的事。

“好啦，把我的鞋子给我。我要走了。”

他做梦似地用他那双无法控制的手翻过来倒过去地玩弄着那只轻便的鞋子。

他俯下身去亲那只仿佛在连衣裙和地毯当中浮动的脚，脚不再动了，因为露在外面有点儿凉，他给它穿上鞋子。吉耶罗阿夫人站了起来，向桌子走去。桌子上零乱地放着纸头、打开的旧信和新收到的信，它们旁边是一只画家用的墨水瓶，里面的墨水已经干了。她用好奇的眼光看着，碰碰那些纸片，拿起来，好看看反面写些什么。

他走到她的身边，说道：

“我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您要把它弄得更乱了。”

她不回答这句话，却问道：

“那个想买你的《浴女》的先生是什么人呀？”

“一个我不认识的美国人。”

“您已经同意卖‘街头歌女’？”

“是的。一万法郎。”

“您画得很好。它很可爱，不过并不特别。再见，亲爱的。”

她伸过去她的面颊，他冷静地吻了一下，她低声说：

“星期五八点钟。我不愿意您送我出去。您是很了解的。再见。”

然后隐没在门帘后面。

她走了以后，他先重新点上一支香烟，接着在画室里漫步地踱起来。在他眼前出现了他们交往的所有经过。他记起了已经消逝的、遥远的细节，仔细回想，同时把它们一件一